

「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十週年慶國際學術研討會
世界臺灣研究與漢學研究

在漢學人學構想中的 漢字思維研究

林遠澤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2022/11/1

內容綱要

- 一、漢學人學做為漢學跨領域研究整合的基礎
- 二、漢學的文化哲學研究方法論與漢字思維的類型學差異
 - (一) 卡西勒的文化哲學研究
 - (二) 內在語言形式與漢字思維
- 三、結語

一、漢學人學做為漢學跨領域研究整合的基礎

研究中國經典作品的文學、哲學、宗教、藝術與語言等領域，在傳統上歸屬於「**國學**」，在國際上則一般以「**漢學**」稱之。中國文化的研究對象不必限於血統上的漢族或國籍上的中國人所創造的文化，而是那些已經表現在中國文學、哲學、宗教、藝術，或華人社會的生活習性與倫理實踐中的客觀文化內涵。我採用「漢學」，而不用「國學」來稱呼中國文化的學術研究，主要並不是因為它是古代漢人創造的，而是考慮到「漢學」的提法所具有的世界性意義。

「『漢』學」之「漢」，可以無涉於種族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涵義，而僅標舉它所研究的這些具有類型學差異的文化內涵，在世界上具有獨樹一幟的地位。相反的，若我們把這些研究當成是「國學」，那麼這些漢學研究的內容，就反而會再度被侷限在文化種族主義或民族中心主義的窠臼中。

漢學人學的構想

文化是人創造的。無論文化殊多層面的表現有多麼多樣的可能性，在它背後始終有一個**統一的存在基礎，那就是人本身**。

因而若：

文學係做為人對世界之美學感受性的表達、

神話係做為想像力的發揮、

語言係做為對世界最具根源性的認知建構、

宗教係做為有限存有者與無限存有者互動的中介規定.....

.....

那麼透過漢學的研究，讓我們能從中國的文學、哲學、宗教、藝術與倫理實踐，彰顯出那些能建構這些文化表現的主體性基礎，亦即：

對於人的感性、知性、想像力、意志與信仰等機能與作用（連同它們在運作中所主要使用的概念範疇與基本原則）提出整體而統一的說明，那麼我們就能對「人是什麼？」的問題，提出我們自己的「哲學人學」觀點。

二、漢學的文化哲學研究方法論與漢字思維的類型學差異



為能追問漢學所研究的中國文化的特殊性，我們實應先行追問：構成人類文化表現之所以有類型學差異的原則性基礎何在？或者說，文化的類型學差異是根據什麼原則而產生的？如此我們才能有意義地說明，一種能正視文化的表現實具有類型學差異的文化哲學模型，究竟應當如何建構起來，並從而能對漢學的跨領域研究提供方法論的進路。針對文化哲學理論模式的建立，我建議應重新回到洪堡特的語言哲學觀點。

(一) 卡西勒的文化哲學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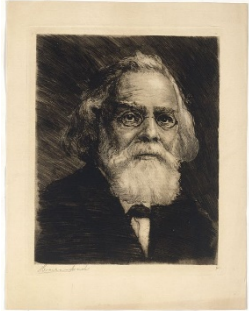
漢學所研究的中國文化，其實是以漢語與漢字所創造出來的文化內容做為研究對象。研究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因而勢必需以漢語的語言世界觀差異做為研究的起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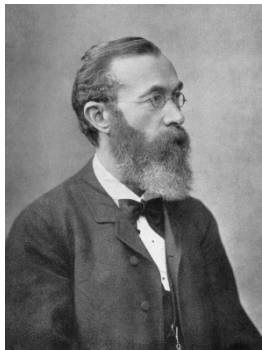
在洪堡特語言哲學觀點的啟發下，德國哲學家卡西勒(Ernst Cassirer)嘗試以他自己提出的「符號形式哲學」，來為文化哲學的研究建立理論的基礎。他的這個構想，其實是從更早受到洪堡特影響的史坦塔爾(Heymann Steinthal)與馮特(Wilhelm Maximilian Wundt)而來的。

(1)Steinthal與Wundt的民族心理學理念

文化，例如語言，必是跨主體的產物，而非個人主體的產物，文化的研究因而應在“民族心理學”（換言之，在交互主體性）的架構下進行研究。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為：



《民族心理學與語言科學雜誌》(Zeitschrift für Völkerpsychologie und Sprachwissenschaft, 1860-18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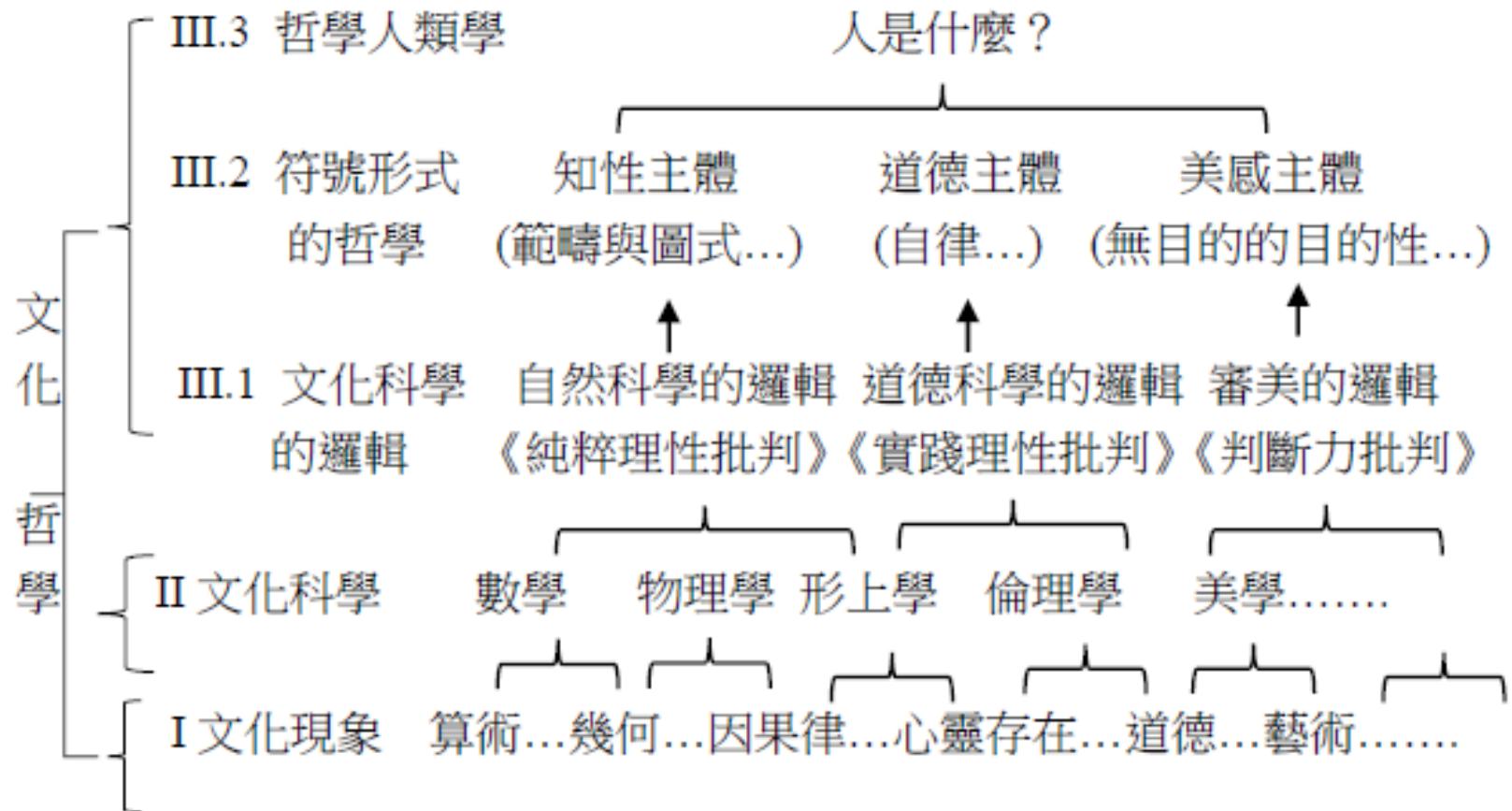
《民族心理學—語言、神話與習俗之發展法則的研究》(Völkerpsychologie. Eine Untersuchung der Entwicklungsgesetze von Sprache, Mythos und Sitte, 1904)

“[民族的文化狀態、語言、習俗與宗教想像] 這些對象不應只是如同文化史、習俗史、語言學與宗教哲學這些特殊的科學分枝的課題，而是近來大家都覺得有必要，應就這些對象與人類本性之間的普遍關係來加以研究，它們因而也大都成為人類學研究的一部分... 但人類學只就遺傳學或民族學的角度來研究種族或民族的心靈特徵，卻忽略了去觀察與人類的共同生活聯繫在一起的精神現象，亦即忽略了應從心理學的觀點來加以研究。”

(Wundt, 1911: 2)

如果說，語言學研究的是表達民族成員之思想的內在共同形式，那麼神話學就是研究想像力的內在共同形式，而習俗則是研究意志的內在共同形式，思想、想像與意志是我們人類最基本的能力，一旦它們都受到表現在語言、神話與習俗等文化產物之內在共同法則的影響，那麼對研究這些現象的文化科學，進行民族心理學的後設研究，將能建構一個真正有事實性基礎的先驗領域。因為那些在語言、神話與習俗等文化創造物中，所表現出來的民族精神的客觀化建構法則，正是其成員之個人思想、想像與意志活動的先在規定，雖則這些規定仍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

(2) 以康德的哲學體系為例的文化哲學研究



(3) 文化哲學研究的三個層次

1. 文化科學的邏輯

對於“文化存有物”之為“文化存有物”的「概念建構」與「原則建構」的研究

2. 符號形式哲學

從文化的創造力根源，看文化多元創造的主體性根據 = 符號功能的文法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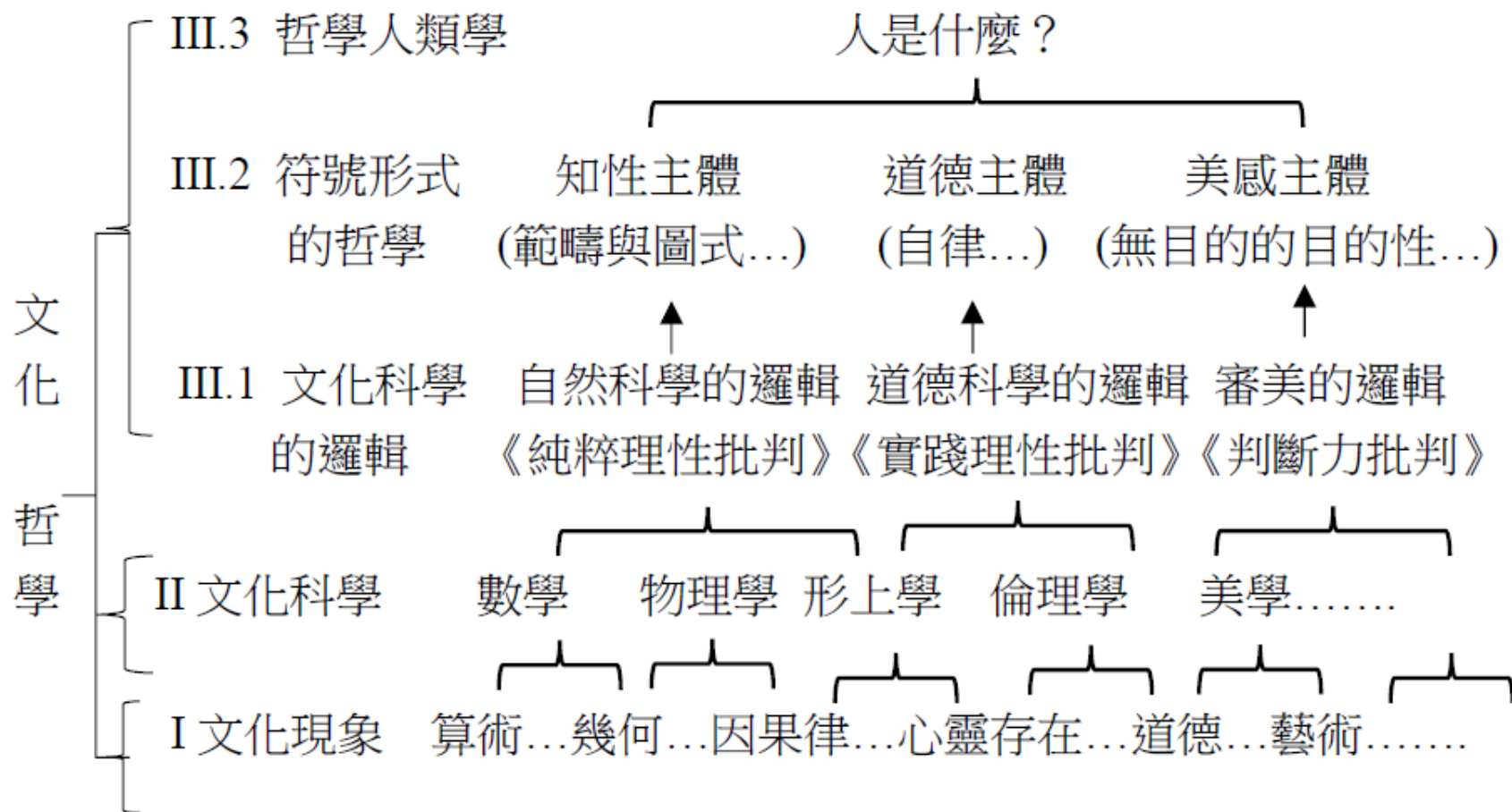
3. 哲學人類學

文化創造的主體性如何能被闡釋 = 人是什麼?的問題
文化主體性研究 = 對於文化創造力的哲學人類學研究

卡西勒在《符號形式哲學》中，選擇語言與神話進行詳細的研究，主要是出於方法論的考量。依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所有的經驗知識都是在圖式的中介下，知性與感性共同作用的結果。康德的理性批判工作，分別針對人類的感性、知性與理性的能力進行批判，以能找到它們分別依據的先天形式或法則，以此為一般而言的經驗或經驗對象提供其可能性條件的說明。對此康德都是從事實問題轉向證成問題，亦即康德嘗試從回答「**數學如何可能？**」來說明人類感性能力的先驗形式是時空表象，從回答「**自然科學如何可能？**」來說明人類知性的綜合基礎是依據範疇，而透過回答「**形上學如何可能？**」來說明理性所追求的無條件統一的理念。

然而，對卡西勒而言，任何在符號形式中的記號都是意義與知覺的圖示性結合。因而在符號學的知識論中，我們已無需再將主、客或知性與感性二分，而是應在記號與實在之間，說明我們如何能以記號的中介來建構經驗世界的實在性。**記號與實在之間的連結，具有摹仿性的表達、直觀的呈現與純粹意義的建構這三種可能的形態**，因而就卡西勒的文化批判而言，他必須就既有的文化系統來說明這些精神形構力的特性與內含。卡西勒因而嘗試從回答「**神話學如何可能？**」來說明建構文化實在的人類**感性**能力的特性，從回答「**語言學如何可能？**」來說明人類**知性**的特色，並從回答「**精確科學如何可能？**」來回答人類如何依**理性**「虛構的圖像」（Scheinbilder）建構科學世界的實在性。

卡西勒的文化哲學對於漢學跨領域研究方法論的啟發與意義



漢學跨領域研究的任務與挑戰

第一階段:提出與下列文化科學專著相同水平的研究著作

Hermann Usener (1834-1905) 《神名考——宗教
概念建構學說的研究》 (Götternamen — Versuche einer
Lehre von der religiösen Begriffsbildung, 1896)

Paul Ehrenreich, 《普通神話學及其民族學的基礎》
(Die allgemeine Mythologie und ihre ethnologischen Grundlagen, 1910).

Heinrich Wölfflin, 《藝術史的基本概念——在新近藝術
中的風格發展問題》。

.....

.....

第二階段:嘗試進行中國文化的符號形式分析

例如，卡西勒符號功能的文法學分析：

語言學：構詞學的「摹擬」、「類推」與「象徵」

宗教學：「瞬息神」（Augenblicksgötter）、「專職神」（Sondergötter）與「人格神」（persönliche Götter）

藝術學：「臨摹自然」（Nachahmung der Natur）、「作風」（Manier）與「風格」（Stil）

第三階段：建構漢學人學

透過漢學研究，讓我們能從中國的文學、哲學、宗教、藝術與倫理實踐，彰顯出那些能建構這些文化表現的主體性基礎，亦即：對於人的感性、知性、想像力、意志與信仰等機能與作用提出整體而統一的說明，以能回答「人是什麼？」的普遍性問題，達到真正的東西文化交流。

國立政治大學



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Taiwan



研究主題

華人思維模式研究群

漢語語言類型學之比較研究

中西跨文化之比較哲學研究

華人文學之美學感受性研究

華人時空觀之歷史意識研究

華人宗教性研究群

宗教重返的後世俗社會研究

世界諸宗教傳統的比較研究

當代華人宗教田野調查研究

華人倫理實踐研究群

華人應用倫理學研究

華人意義治療學研究

華人數位人文學研究群

數位演算平台與知識本體庫

華人之社會網絡與文化地圖

華人概念傳播的圖／文探勘

清華學報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新五十二卷
第二期

New Series LII
No. 2

ISSN 0577-9170
GPN 2004500014
DOI 10.6503/THJCS

清華學報

新五十二卷 第二期 民國一一年六月

漢學人學專刊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LII

Number 2

June 2022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Published b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Press

101, Sec. 2, Kuang Fu Road, Hsinchu,

Taiwan 300044, Republic of China

<http://thjcs.site.nthu.edu.tw/>

(二) 內在語言形式與漢字思維



為能追問漢學所研究的中國文化的特殊性，我們實應先行追問：構成人類文化表現之所以有類型學差異的原則性基礎何在？或說，文化的類型學差異是根據什麼原則而產生的？

Humboldt提出「**內在語言形式**」來回答這個問題。

語言完善性的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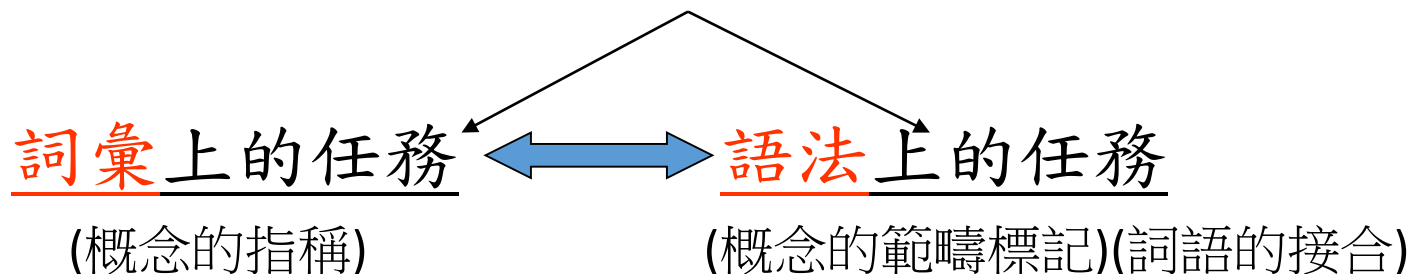
「**觀念性的明確**」與「**聲音系統的完整**」

Humboldt:

「語言的特性在於，它將介於人與外在世界之間的思想世界附著在聲音之上，每種個別語言的規定因而可以關係到在語言中的兩個主要觀點，亦即：「**觀念性**」(Idealität)與「**聲音系統**」(Tonsystem)來說。前者若脫離完整性、清晰性、確定性與純粹性，後者脫離完善性，那就是它們的缺點，反之，則是它們的優點」。

比較語言學的歷史研究方法

每一種語言怎樣解決由於言語的需求而產生的各項任務？



- 從語音的角度一些詞如何從一些詞中產生出來？
- 語言如何處理詞類之間的聯繫 另一
- 語言如何使用粘附、屈折變化
- 語音與其意義之間的關係如何表示？元音交替等方式表達語法概念？

摹聲 → 類比 → 象徵

孤立語 → 粘著語 → 屈折語

「語音構義」活動

「語法範疇」的建構活動

語言因而大都包含**型態構詞法**(morphologisch)與**句法**(syntaktisch)兩部分

洪堡語言學的漢語難題

孤立語 VS. 屈折語

「漢語是一個極為奇特的例子。那是一種幾乎不具備任何通常意義的語法的語言….

漢語幾乎沒有語法形式，可是…卻能達到相當高的智力教養水平。如此看來，我們所主張的語言形式的必要性便遇到一個有力的反證」。

漢語的特性

“漢語語法最根本的特性我認為是在於這樣一點，即，漢語不是根據語法範疇來確定詞與詞的聯繫，其語法並非基於詞的分類，在漢語裏，思想聯繫是以另一種方式來表達的。其它語言的語法都由兩部分構成，一是詞源部分，另一是句法部分，而漢語的語法只有句法部分。”

「漢語讓聽者自己去添補一系列中介概念，而這等於要求精神付出更多的勞動：精神必須去彌補語法所缺的部分」

「漢語把添補大量中介概念的工作留給讀者自己去做，因此給精神帶來了大得多的負擔」。

漢語的缺點

- (1)如果漢語的語法形式只是隱含的，那麼說者既不能明確地向他人傳達他的思想，聽者也不能確定它所理解的是否即是說者的意思，如此一來語言的思想傳達或相互理解就都不精確；
- (2)如果漢語只是將具有實義的概念詞排列起來，那不是運用詞類的區分把我們對世界的理解轉化成有機的思想結構，那麼我們在語言的世界理解中，就仍必須受限於現象世界的不確定性，而使我們無法達到思想的純粹觀念性，而精神也因而還無法得到自由的主宰性。

洪堡特對漢字的定位

那些對於漢語未採用拼音文字感到驚訝的人，只不過注意到了漢字可能帶來的不便和困惑，但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在中國，文字實際上是語言的一部分**，它與中國人從自己的觀點出發看待一般語言問題的方式方法密切關聯[...] **在中國那裏發展起來的書寫方式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件哲學作品。**

拼音文字的優點：

「不同種類的文字，其差異之處在於：各種文字對於它們原本所傳達的思想形式，具有較大或較小的明確性。或者說，它們在傳達的過程中更能保有所欲傳達的思想形式之忠實程度。」

拼音文字最能實現語言的本質

達成主體性(對世界)的統治地位

(語言學的語音中心主義
與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形上學)

漢字做為介於聲音文字與圖象文字之間的 「**圖形文字**」(Figurenschrift)

“圖形文字的表達方式，就我所知，迄今無人使用過。但我認為它是很適用的，因為漢字真正等同於數學圖形。而我們對那些在圖像之外的書寫方式，尚未有其它的名稱可用。如果我們稱漢字是概念文字或觀念文字，這也是對的。亦即當我們是這樣理解的，其記號是以概念而不是以圖像為基礎。”

漢字做為圖形文字的優缺點

優點：

圖形文字由於與聲音文字接近，因而它所選擇的任意記號與字母一樣，都不會分散精神。而且圖形文字的構成仍有一定的內在法則性，因而它仍能做為純粹思想表達的媒介。在這個意義下，洪堡特認為圖形文字具有提高語言的觀念性的作用。

缺點：

(1)圖形文字的記號序列不是固定且純粹地依聲音而連結起來，這使得感性現象對它而言仍是不確定的思想；

(2)圖形文字在本質上仍缺乏獨具的形式，因而它的詞語的個體性，並不能純由邏輯思維構成，而是需要一些外在的成份來引起心靈的作用；

(3)圖形文字基本上是概念文字，因而圖形文字的記號系統，只能是從內在或外在世界抽取出來的概念，它本身雖能將世界轉換成思想記號，但世界的雜多性卻仍將保存在它自身之中。

(4)漢字具有使不同的民族能夠相互理解的優點，但這種優點卻是以放棄原初語言的個體性為代價。洪堡特因而認為圖形文字的另一個缺點，即是它容易弱化真實的民族語言的原初個體性。

半途而廢的漢字發展過程？ 何以中國人沒有發展出拼音文字系統？

漢語沒有發展出拼音文字系統，而是在採取具有象形、會意與指事功能的文字形態後，逐漸發展成以形聲字為主的文字系統。在民國初年的白話文運動與其後的文字改革運動中，漢字的這種形態（及其書寫表達的文言文），就一直被認為是妨礙中國人思維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如同瞿秋白即非常清楚地出：

從象形到形聲，從形聲到拼音—這是文字發展的道路。中國的文字只走到半路。**中國文字始終沒有脫離象形制度的殘餘—形聲的方法，所以中國文和中國話始終是分離的。中國的文字和言語的發展，受著漢字的束縛和阻礙。**為什麼？因為：

（一）事物的形狀是千變萬化，不能夠每一事物畫成一幅小小的四方塊的謎畫；（二）就是形聲字也不能夠適應極繁複的變化；（三）會意的方法更不能夠包括許多的抽象的意思，而中國文字既然用了象形制度作基礎，就始終不能夠適應社會的進化。

在漢字的發展過程中，漢字的確有從圖象文字向聲音文字發展的歷史跡象，但是漢字最終並沒有發展成拼音文字，這是中國人內在語言精神的「不能也？」還是「不為也？」

Humboldt:

「那些對於漢語未採用拼音文字感到驚訝的人，只不過注意到了漢字可能帶來的不便和困惑，但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在中國，文字實際上是語言的一部分，它與中國人從自己的觀點出發看待一般語言問題的方式方法密切關聯[...]在中國那裏發展起來的書寫方式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件哲學作品。」

今日我們反而應重新提問說，為何漢語一定要發展成屈折語、並相應地採用拼音文字，才算是發展完善的語言？或者說，如果漢字沒有發展成拼音文字，這是並非不能，而是不為也，那麼我們更應該徹底地問：中國人到底基於什麼樣的世界觀基礎，或思維表達型態的考慮，而寧可停留在孤立語與表意文字的形態？甚或應該反過來質疑，發展成屈折語與拼音文字形態的印歐語，到底是付出什麼樣的世界觀理解的代價，才能成就一種觀念論的語言世界觀？

針對這些問題，本文主張：

我們首先（一）應打破文字只是從屬於語言的觀點，說明文字的構詞並非僅能由語音主導，而是也可以發展出獨立表意的系統；

其次，我們則得說明，（二）如果文字可以獨立於語言而表意（或至少與語言的建構遵循相同的原則），那麼漢字做為當前惟一不同於拼音文字的表意文字，它對語言的思想表達究竟具有何種作用？

針對（一）我將借助馮特(W. Wundt)的「語言身體姿態起源論」，說明語言表達的意義基礎，並不在於聲音符號的約定使用，而在於表情與手勢等身體姿態的表現。對於人類而言，最根源也最具自然普遍性的語言，並非聲音語言，而是手勢語言。透過手勢的「意指意向性」、「摹擬想像」與「感性化轉移」，我們的身體姿態方才構成詞語最內在的意義圖示。手勢與表情等身體姿態的表現，為人為約定的語音，奠定了它們具世界關聯性的存有論意義。

馮特在他的研究中，雖然很有洞見地發現到，漢語的語法與手勢語言具有極為密切的關係，但他並未進一步加以申論。對此我將以游順釗的「視覺語言學」做為補充，以說明古漢字如何也是透過手語的身體姿態表達而形構出來的。從馮特與游順釗的研究，我們將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漢字之於漢語，正如手勢之於語言的關係，漢字不是對耳朵說話，而是對眼睛說話的特性，這顯示情感表達與身體形構，對於中國人認知世界佔有重要的地位。

針對問題（二），我將嘗試借助當代語言學家 **McNeill** 關於手勢語言的研究，以說明在聲音語言的主導之外，如何能理解一種與手勢語言具有同樣性質之漢字思維的特色。這種比較理解的可能性在於，正如 **McNeill** 所指出的，聲音語言本身是單面向的，但意義卻是多面向的。聲音語言就它只能順著時間這個單一面向去作變化——從音位（**phonemes**）、單字、詞組、句子到對話而言，語言僅具有線性—分割的特性。

語言只能沿著時間這唯一的軸線進行變化，這個限制迫使語言必須將意義複合體（**meaning complex**）切割成一段一段，然後在時間的軸線下組合這些片段，來重構多重面向的意義。然而手勢就完全不同了，手勢本身就具有多重向度，它無須經過分割和時間線性化就能呈現出意義體來，手勢因而是總體的（**global**）與綜合的（**synthetic**）意義表達。透過語言與手勢的辯證關係，我們因而或許能更好地理解，漢語與漢字對於思維之可表達性的完善性追求何在。

三、結語

各民族不同的語言結構，代表不同的語言世界觀，那麼透過語言的類型學差異，來研究語言世界觀的相對性，即成為我們正視文化類型學差異的文化哲學之理論模型，所不可或缺的研究基礎。「漢學」研究若能透過對於漢語之語言世界觀的研究，並進一步能借鏡卡西勒，透過對中國文化之諸領域進行其符號形式的文化哲學建構，那麼我們最終即能對創造中國文化的知性、想像與意志等主體性能力，形成一種漢學人學的觀點，如此則漢學即將可為人類的自我理解，提供更為多元的理解可能性。